

蕉風

里十任.....原屈的朽不
 騁思黃.....者觀旁
 匡力.....萎枯的樹株一
 光甫皇.....記散來南
 青申.....起談冒感性行流從
 西摩馬.....髮金亭人詩派徵象

半月刊

期八十三第

日五廿月五年七五九一



刻木甄洪陳

望希

3201
3600

一九五五年十一月創刊

蕉風

半月刊

每月逢十日廿五日出版

出版者：蕉風出版社

53-A Zion Road, Singapore-10.

電話：二八四七二

承印者：文聯印務有限公司

819 North Bridge Road, Singapore.

電話：三一六一五

總代理：友聯書報發行公司

電話：二二七三三

469 North Bridge Road, Singapore.

零售每冊叻幣二角
半年叻幣二元一角
全年叻幣四元

本期目錄

萬里望	卜平等
不朽的屈原(論文)	任千里
旁觀者(小說)	黃恩騁
一株樹的枯萎(新詩)	力匡
太陽出來的時候(小說徵文第二名)	呂朗
從流行性感冒談起(蕉窗閒話)	申青
賭博世家(小說)	江陵
南來散記(小品)	皇甫光
最後的愛(新詩)	蔣惠
象徵派詩人李金髮(文壇雜話)	馬摩西
巴黎之夜景(現代佳作選)	李金髮
文訊	本刊特輯





蘇聯主席伏羅希洛夫訪問北京之時，那個三呼死了還被清算的史達林為「永恆的太陽」和「不朽的鋼」的郭沫若先生，於萬分感奮之餘，復賦成半新不舊的頌詩四首，刊諸「人民日報」上，現錄其最後一首如下：「願花雨洒遍人間，願玉帛化為干戈，願元帥長命百歲，永遠像山岳峨峨。」

郭詩雖用典似嫌牽強，平仄韻律亦欠工整，但極其歌功頌德之能事，對「促進中蘇兩大兄弟民族友誼」或有莫大幫助，故香港中國筆會實應捨胡適而推荐郭沫若為一九五七年度諾貝爾文學獎金候選人。（林）

本坡市議會交通及車輛小組在前幾天作了一項明智的決定，即不再保留小號碼車牌給達官貴人們。

在這民主時代，此項決定固然頗合時宜，但也因此喪失了觀車牌號碼而知身份的作用。假如該組能硬性規定從某號到某號是政府官員的座車，從某號到某號是立法議員的座車，並且把車子的顏色也按階級加以區別，豈不更有助於大人物們的聲勢？至於是否因此特殊標幟而招來大人物們的行動不便，這是他們自己的事情，非小市民們所可過問的了。（十一號車主）

立法議員李俊英將向立法會議動議修改所得稅法，個人所得稅免稅額應包括年老父母以及賴其贍養的非直系親屬，這真是一大德政。

徵收所得稅原是無可厚非，但本邦的所得稅却與人情法理相背謬。其一，年老的父母不由其子女奉養，難道該讓他們去做叫化子？其二，子女祇有三人可以扣除免稅額，其他的却不管，這也十分不通。其三，非直系的兄弟姐妹賴其贍養者也比皆是，不能扣除免稅額，這也是不近人情。怪不得有人以為這是一種不公平的吸血稅，縱然不能廢除，亦應大大地修正一番。（卜平）

今年慶祝神農誕辰，適逢本市流行性感冒蔓延，中醫與中藥商為利便病人，特提早一日舉行慶祝，並由休假一日改為半日。

中醫又稱儒醫，在慶祝神農誕辰期間，猶不忘病人苦痛，其素具慈悲心腸概可想見。至將假日改為半天，既可財源廣進，又可利便病人，誠屬公私兩便。中藥商這些天生意興隆，慶祝神農誕辰，當更精神百倍，興高采烈。唯當年神農發明藥草是為濟世活人，並非謀利，未知中醫藥諸公可否發揚神農精神，聯合舉行施診施藥否？（病人）

馬來亞聯合邦教育部女監學員漢那夫人，在美國南加州大學專攻教育行政六個月，期滿歸來，於機場對記者發表談話稱：「美國一般婦女包括婦女名流，竟漠然不知星馬華八婦女的活動，尚存有華人婦女仍梳長辮及裹小腳的印象。因此，她在美國期間極力做了一些宣傳工作，使美國友人能對星馬現況增加了解。」

事實上，今日馬來亞的廣東阿嬤們是在拖着長辮，即歐美少女們也有梳兩條髮辮的。婦女們留辮子並不可恥，只要不再裹小腳便就夠了。試問今日摩登婦女們故意去上電刑，把頭髮燙得彎彎曲曲的，是否就算進步呢！（梅芝）

近來流行性感冒猖獗，患者日眾，某大藥房也和別處一樣，求醫者真如「無盡江流滾滾來」。某醫生別具慧眼，先將藥水「大規模」製就，病人一到，聽聞剛着身，藥單就開好，藥水已倒便，二分鐘內便解決一個病人，醫術神速，人人稱便，日進千金，生財有道。隔壁的牙醫，生意清淡，門前冷落，看了十分眼紅，除大罵某醫生看病馬虎外，還說：「那幾種藥我也會開，就可惜沒有禮申。」（柏）

在當前社會裏，商業競爭是非常激烈的，競爭的方法很多，廣告宣傳就是其中之一，幾乎城市愈大，廣告的方式愈是花樣百出，這原不是為怪的。可怪的是文藝界也沾染了這種風氣，作者的書還沒有動筆，便在書刊上看到了廣告。當然，要是書已付印，先刊預告，也是未可厚非的。不過有些「大著」永遠是預告，永遠看不見出版，和空頭支票也差不了多少。比如說原只是會寫些鷄零狗碎的東西，居然趁朋友出書的時候，在書的後面登出一頁廣告，甚麼「××研究」要出版了，可是永遠不見出版；或者甚麼「中篇小說」要出版了，可是永遠也有不到踪影。只聽樓梯響，不見人下來，這也是南洋怪事之一！（天風）

不朽的屈原

任千里

端午節屆，屈原又在人們的心申復活了。

算起來，屈原已經死了兩千多年，但後人對他永遠不能忘懷，像划龍船、吃粽子的風俗，便是爲了紀念他。在中國文學史上，甚至世界文學史上，還從來沒有第二個詩人受到這樣悠久而普遍的崇敬。

屈原之享此殊榮，當非偶然。我們今天從流傳下來的古籍上、風俗上和傳說上，都可以看到他對我們整個民族文化和民族優良性格的形成上起了相當大的影響。這位偉大的詩人，是我們民族永垂的驕傲，他的一生和他的作品，真像雨後晴空的一條燦爛的彩虹，光輝地存留在我們民族歷史上。

屈原生存的那個時代（公元前三四〇至二七八年），是戰國時代的後半期，那正是「諸子爭鳴」、「處士橫議」的文化思想極其高漲的時代。與他同時代的學者，比他稍前的有商鞅、申不害、孟軻、莊周、陳良、許行；比他稍後的有鄒衍、公孫龍、荀况、韓非。與他同時代的政治家並且和他有特殊關係的有蘇秦、張儀。那個時代的確是群星麗天的時代，而他在這時代中尤其是放的願望，歌唱出一個時代的要求，表現着一個時代的精神。

三

屈原雖然是一位政治人物，但同時在感情方面又發展爲純粹的詩人，他的思想和行爲是崇高的。這，表現在他與腐朽政權所做的鬥爭上，表現在他對民族赤忠的貞操上，表現在他熱愛鄉土的感情上，表現在他以死殉國的偉大氣節上。

我們可以打開「史記」來看看，其中有一篇「屈原賈生列傳」，前半部便是傳的屈原。現摘錄其中大要如下：

「屈原著名平，楚之同姓也，爲楚懷王左徒。博聞強記，明於治亂，嫻於辭令……上官大夫與之同列，爭寵，而心害其能，……因讒之。……其後諸侯共擊楚，……懷王……竟死於秦。……長子頃襄王立，以其弟子蘭爲令尹，……卒使上官大夫短屈原於頃襄王。頃襄王怒而遷之，……於是懷石……遂自投汨羅以死。……」

在這篇傳的後面，作者司馬遷氏還有幾句評論是：「余讀「離騷」、「天問」、「招魂」、「哀郢」，悲其志。適長沙，觀屈原所自沉淵，未嘗不垂涕，想見其爲人。」

這真是一個感人的故事，我們今天讀來，也不免爲屈原悲！

四 屈原的遭遇雖然很不幸，但却因而顯示出他的堅貞的品質。

當屈原與誤國賣國的貴族進行鬥爭的期間，他是抱着「亦余心之所善兮，雖九死其猶未悔」的頑強精神的。他被流放出去的時候，便會很清楚地說：「余固知謇謇之爲患兮，忍而不能舍也。」又說：「惟夫黨人之偷樂兮，路幽昧以險隘；豈余身之殫殃兮，恐皇輿之敗績。」這說明他一切都爲了國家民族的利益，而個人的得失完全置之度外。

正因爲如此，屈原既不願離國出走，又不願甘心放棄自己的責任去隱逸。在痛苦的流放生活中，他一方面爲自己的命運憤慨，一方面爲國家的前途擔憂，使他「涕淚交而淒淒兮，思不眠以至曙；終長夜之曼曼兮，掩此哀而不去。」他面對國家的危機和個人不幸的遭遇，真是「願陳志而無路」，造成了他不可解決的矛盾。終於，他懷石自沉汨羅江中，自己戕殺了自己的生命。他在臨死時的態度很是鎮定，他說：「定心廣志，余何畏懼兮。」「知死不可讓，願勿愛兮。」可見他的自盡不單純出於感情上的憤激，還出於自己的理智。後人說他的死是「殉國」和「尸諫」，頗有理由。

五

屈原留下來的作品，共有二十多篇，以「離騷」最爲人所熟知。這些作品是「楚辭」的起源，即後來所謂「騷體」的始祖，與最早的詩集三

百篇同爲我國文學史上兩個並列的傳統。

「離騷」長二千四百九十一字，是中國文學史上最偉大的詩篇。作者屈原一開始就敘述他的身世，及後說他怎樣求學修德、忠君愛國。可是，偏偏懷王不肯信任他，結果使他有志難酬。於是他把願望寄托於幻想，夢見自己從蒼梧出發，得到許多神仙相助而達到天庭，只是帝閨不肯開門迎納。他又去到崑崙、西極、赤水等處，正想從此自娛清操，不料僕從頓生怨念，馬匹也困乏不能再行。他在絕望之餘，只得喊道：「已矣哉，國無人莫我知兮，又何懷乎故都？既莫足與爲美政兮，吾將從彭咸之所居。」他最後找到了彭咸，原來彭咸是個投水而死的人。像這樣詞章煥麗、慷慨悲歌的敘事詩，不有卓越的文學天才，如何能有此成就。所以，有人把「離騷」與但丁的「神曲」相比擬，以彰屈原，不無見地。

「離騷」之外，屈原另作有「天問」。據王逸的「天問序」說：「屈原放逐，彷徨山澤，見楚有先王之廟及公卿祠堂，圖畫天地山川神靈古賢聖怪物等行事，因擊其壁，呵而問之，以洩憤懣，舒瀉愁思。」全篇凡一百八十餘問，縱橫俯仰，上下古今，率以懷疑態度，以問天、問地、問人。

屈原的其他作品，還要提到「九章」。它包括九首短詩，題目是「惜誦」、「涉江」、「哀郢」、「抽思」、「懷沙」、「思美人」、「惜往日」、「橘頌」和「悲回風」。王逸說：「屈原放於江之楚，思君念國，憂心何極，故復作九章。」我們由此可知九章的內容是些甚麼了！

六 我們在這裡再來具體分析一下屈原文學的各

方面。

第一，屈原的作品是採用民間文學的形式並加以發展和變化。這種形式的特徵，首先表現在句中或句末普遍地用一個「兮」字。據清代的音韻家說，這個「兮」字的古音唸「啊」，同我們現代的口語詞一樣。其次是表現在句法的長短參差上，他不但打破從前那種死板的四言詩形式，而且各篇的形式也不盡相同，甚至一篇之中前後的句法都不一樣，真是多彩多姿。

第二，屈原的作品大量地採用楚國的方言。



據現在可考的，其中如羌、蹇、憑、修、扈、潭、瀛、邈等詞，已經前人指出並證明確爲古代楚國人的口語。而「招魂」一篇一連串用了一百一十四個「些」字，也證明是楚國舊俗巫師施行禁咒時的口語。

第三，屈原的作品吸收了神話和傳說作爲資料。例如：（一）女岐無夫而生九子。（二）共工氏頭觸不周山，折天柱，絕地緣，使天傾西北，地陷東南。（三）鯀死化爲黃熊，入於深淵。（四）禹填洪水，又使「應龍」以尾畫地開河。

（五）羿射落了天上九個太陽等等。

第四，屈原的一些作品，從其表面上看，好像是在馳騁幻想，有時顯出富於浪漫主義的精神；但這種精神是積極的，不是消極的。他的目的不是眞想超現實，相反的是表現着更深刻的對於現實的認識，加強了對現實的更大積極性和不能忘懷。他的強烈的追求眞理的願望，頑強的反抗現實的決心和鬥爭性，高度的愛國主義思想，這在「離騷」、「招魂」等詩篇中尤其顯得突出。

第五，屈原的作品成爲後來文學流變中的憑藉和新形式出現的溫床，像我國詩歌民族形式主流的五七言詩體，就是在「楚辭」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

第六，屈原的作品是我們民族寶貴的文學遺產。二千年來，通過屈原的作品，多少作家都受其影響。他們不僅摹倣屈原文學的體裁和作風，而且景仰屈原的爲人，他的理想和人格，給他們一種無限精神上的支持。

七

屈原的偉大之處，主要是他盡了他的做人責任和義務。他不把「忠君愛國」做口號、貼標語，想在政治上出風頭。他嫉惡如仇，有強烈的正義感，但他並不標榜、不炫耀。他的作品，只是寫他純潔的心聲，而他的態度又是那樣纏綿悱惻，溫柔敦厚，一點也不叫囂。他的死也是自然的，一死就完了，並無沽名釣譽的意味，想叫後人立下一個紀念他的日子。他只是這樣平凡的一個人，但在平凡中却有着偉大。正因爲如此，他才被後人自動自發深深地紀念着。

不朽的屈原，是永遠永遠活在人們心中的！

一九五六，五，二十。



在一家生意清淡的茶館裏，有兩個人坐在窗邊的桌子上下棋。一縷從窗口透進來的光線，正好照在棋盤上面。他們伏在桌子上，腦袋對着腦袋，一股勁兒瞧着棋子。他們似乎忘記身外的一切事物了，連午餐時間過去已經兩小時也沒有發覺。

茶館裏是靜悄悄的，所有的座位上都沒有顧客，冷落得像散場以後的戲院子一般。那個胖胖的老板，已經靠在收銀櫃上睡熟了，手上拿着個煙拍，發出沉重的鼾聲來。

這時，有一個人進來了。他向着四周打量了一下，看見有兩個人坐在那裏奕棋，便在附近的一個座位上坐下來，同時叫了杯清茶。

這個人年紀很輕，模樣兒像個小商店的伙計。說不定是老板叫他出來送貨，就偷空上茶館來的。

他優閒地吸了半枝煙，漸漸覺得想找點事來消磨時間。他向窗邊的桌子睇了一眼，帶點興奮的神情走過去。

他把雙手插在褲袋裏，嘴裏銜着半截香煙，在棋桌旁邊的中間站住了。那兩個下棋的人，連頭也不會抬一下。彷彿他的出現，對他們毫不相干似的。

現在，紅棋的那一方似乎遭遇到困難了。那個瘦長子用手支撐着自己的腦袋，苦苦思慮着解圍的方法。可是等到十分鐘過去以後，他依然想不出一個辦法來。

旁觀者現在已經俯下身子，把兩手擰在膝蓋上，朝着一對密集的棋子看着。忽然，他看清楚有一個變法可以解圍，便技癢難熬，把手伸到棋盤上去，指着一粒紅棋子說：「先用車兜底將它一下。他一定要把象落下來，然後我們跳馬。他拿車來填。這樣不是鬆了嗎？」

下藍棋的那個瘦長子，忽然抬起頭來，用厭惡的神態望着他，然後指着棋盤旁邊的兩句誠言，說道：「老兄，你先來瞧瞧這個吧，這個。」

旁觀者站直了身子，看見上面寫着「觀棋不語真君子，落指無悔大丈夫」幾個字，便拉了拉自己的衣服，呆笑着。

瘦長子始終沒有抬起頭來，他正苦思着另一種解救危急的辦法。因為如果他聽旁觀者的話，就會使人得到技術拙劣的印象。他大概又考慮了十

分鐘，再也想不出別的办法來了。於是，照旁觀者的話，把車走到對方的底線上去了。

等到棋勢鬆下來時，下紅棋的瘦長子開始有暇抬起頭來看清楚這個人的臉，並且告誡他說：「老兄，請你不要在旁邊說話吧。」

他依然咧着嘴笑，做出難為情的樣子。

那個下藍棋的人，眼看着自己操勝的機會失去，似乎有點不耐煩的樣子，拼命地抄着後腦袋上的濕氣瘡，以致嘴角也歪在一邊了。他已經轉強為弱，弄到要失棋的地步了。非馬即炮，定要被對方吃去一個。

旁觀者的身子又漸漸俯下來了，情形正如方才一樣。過了一會，他又看出解救的辦法來了，把手伸到棋盤上，說道：「用馬吃他的當頭卒再捉車，他就捉不着你的炮了。」

下藍棋的那個人生氣了，側着身子望了他一會，說道：「老兄，你以為你高明得很嗎？要不要坐下來試一試？」

他又站直了，似乎被他弄得有點窘了。

他們又把注意力集中到棋子上去。下藍棋的思考了一會，終於照着旁觀者所說的走下去了。

時間的脚步無聲息地走着，快是午後三點了。店老板已經睡了一大覺醒來，正在伸懶腰和打呵欠。他朝四周望了望，發覺那兩個下棋的人還沒有離去，有點厭煩了，彷彿他們阻擋了別的顧客上門似的。他站起來，一面重重地打着桌子上的蒼蠅，一面朝着下棋的桌子走過來。

他站在旁邊看了一會，發覺三個人都很專心，簡直沒有辦法把話插進去。他回頭看看鐘，已經三點了。這立刻使他想起一句逐客的話來，說道：「三點多啦，你們還沒吃中飯吧！」

「哦！——」

他們應着，可是依然不抬頭。接着是棋子落在棋盤上的聲音。

店老板搖搖頭，繼續拍蒼蠅去了。

瘦長子拿起一粒棋子，決不定應該放在第二格還是第三格。這時，旁觀者叫起來，說道：「不要動這顆棋子！」他一面說，一面去奪瘦長子指

縫裏的棋子。

瘦長子把棋，緊緊捏在掌心，抬起頭來，用憤怒的目光望着他，說道：「老兄，我剛才不是已經對你說過嘛，請你不要多嘴！」

旁觀者帶點提防的姿態，往後退了一步，嘴上一掛着一絲苦笑。瘦長子的目光重又回到棋盤上，並且照着自己的意思，把棋子放判第三格上。

「真可惜，」旁觀者心裏想：「你把贏棋的機會失去啦。」

下藍棋的那個人，想不出好棋來走，用手指焦燥地敲擊着腦袋。

「啊！」旁觀者突然叫起來，「快把馬跳到士角上去，他就完啦！」瘦長子陡然站起來，捲着袖子說：「你究竟打算怎麼樣？你一定要我動手才肯住嘴嗎？」

旁觀者的。沉下去了。他相信如果他再說話，很可能引起衝突。他開始與緞索然。然而他並不想走開，那種想知道勝負結果的好奇心一直在引誘着他。他取出一支煙來，慢慢地抽吸着。

瘦長子見，到激烈的反應，覺得這樣的教訓足夠懲罰他的多嘴了。於是，重又坐下來，仔細地考慮下一步棋子。

下藍棋的人打個呵欠，用手掌拍拍自己的嘴，說道：「這盤棋還是算作和棋吧，我們重新下過。」

瘦長子答應了，他們從新把棋子佈起來。現在是七局對八局，「頭上長濕氣的人說：「這一次要正式賭輸贏了。」

瘦長子同意以後，隨即轉過身來對旁觀者說：「老兄，這一次你可別

再說話了。」

他用微笑來表示首肯。

他們下這一局時，已經四點多鐘了。肚子餓得開始有點難受了，瘦長子用左手緊抱着肚子，使腸胃稍稍好過一點。頭上長濕氣的那個，拿起茶碗來，不斷地把水灌下去。

店裏還是沒有顧客進門，店老板不時大聲地咳着喉嚨裏的乾痰。旁觀者把第四支煙點上時，腿子感到有點酸痛了，便順手從旁邊拖過一把椅子來，坐下了。

他們平心靜氣地等了一會，瘦長子的形勢漸漸不利，對方的棋子都集中到他的一方來了。他的神情顯得非常緊張，兩眼瞪着那棋子。

旁觀者又看出解圍的棋子來了，但正要開口時，忽又停住，因為他想起方才的警告。

瘦長子看到情勢危急，拿起自己的車來，想換對方的馬。正在將換未換之際，旁觀者忍不住叫道：「換不得！換炮不如飛象的好！」

長濕氣的那個人站起來，照着他的胸口打過去。他往後踉蹌幾步，依然指着瘦長子說：「你要飛象！你要飛象！」

瘦長子生氣了，撤下棋盤，舉起椅子追過去。旁觀者看到情勢不對，抱着腦袋逃出去，一隻瓷碗像飛鳥那樣追到他的背上。

他跑出門，回過身來，看見兩個下棋的人正站在那裏，用憤怒的目光瞧着他。

「飛象，我勸你飛象！」他在門口大叫幾聲，然後向着街上飛奔着逃走了。

一株樹的枯萎

匠

巾

一切早被注定了無法改變，是宇宙的規律與自然的悲哀，因為開花只能够在一個季節，在兩個春天間必須作悠久的等待。

以多少日子來醞釀細小的蓓蕾，在三月的陽光裏始燦爛盛開，衰老的外貌又有了青春的點綴，有癭結的枝條也顯得可愛。

却無力拒絕橫加的摧折，與善意的手的攀探，呵！那命定的最深沉的夜晚，却掠一切芳草的狂風突來。

從此生命只醞釀陋陋扭曲的枝幹，與纏繞着樹身的寄生蘚苔，默然在冬天就枯萎死去吧，再不要重複那要來的相同的失敗。

太陽出來的時候



朗品

(一)

近半個月來，長日的溫度總在九十度間，真是苦了市郊的窮苦百姓，他們住的是簡陋的亞答屋，沒水沒電，夜晚至多是豆粒般鬼火似的油燈光在跳躍，白天裏便得花大半天的時間挑水去。而今，天氣這末熱，每個人多沖一次涼，多潑一二瓢水，挑水的工夫更須拉長了。

熱火似的太陽剛越過正中，打從四方八面到來挑水的人，已經在這路邊的水龍頭排起長蛇陣似的行列來。阿秀打發弟弟上學去了，便也挑起水桶輪水去。但當她看到挑水的擠得這末密，心裏很不耐煩，不過既來了那有空桶而返，只得把水桶也擺在長蛇陣的後端。

「阿秀！」
她抬起頭來往前瞧，是鄰右的阿和姐，一身深藍色的工作裝，二隻褲管捲得高高地，露着白白的小腿肉，笑盈盈地走過來。

「怎麼啦，今天沒工作去？你的脚……」
阿和瞠子一轉，答道：「跌傷了，只好歇一歇！」
「跌傷？」阿秀關心地蹲着下去一瞧，果然在左足部的關節處，有一塊瘀傷。她在上面按一下：「痛嗎？看你，走路都歪斜，水怎挑得動？」

「還好，可以走得動，不挑怎成？賤命，命運註定是要拖磨，怎容你閒得來，能不餓死就好了！」

「吓……」阿秀嘆了口氣：「去年，政府不是說過要發展什末農村郊外區，年頭還有大批的「公班衙」人到來測量地域，說要接水電，闢新路，現在却再沒有下文了……」

阿秀說到這裏，一把拉住阿和的手：「我們到那邊樹蔭下涼些，你看，怎末今天人這樣多，連河後的也來了。」

「嘿，那邊的水龍頭壞了，還沒有修好。」
阿和有意無意的把話鋒一轉：「年尾了，阿伯的生意好吧？」

這句話，使得阿秀喉頭哽住什末東西似地，眼眶兒都紅了起來。她依偎着一棵「峇節里」樹幹，低沉地說：「他……病了好幾天。」

「病！」阿和猛然想起，三個月前，阿秀告訴她說，她爹染上了肺癆。

「這幾天咳得厲害，說句話也得喘喘大氣，飯喫不下，夜晚更咳得怕人，前兩天的痰還含有血絲，今天算是好些了。」

「有找位醫生診察診察嗎？」
阿秀不由早出一絲苦笑：「這種病是「破錢」病，只要有錢，好好地休養是不妨的。可是那兒來的錢？我想找份工做，可是他老人家不依，硬說除非他瞑眼了，不然這個家拚死命也得負擔的……」

「你就順從他好了，免得使他生氣……」
頓了一下後：「嘿！我呷起來了，我箱子裏有條高麗參頭，你得空過來拿去派作用途。」

「不必啦，你自己留着用吧！」
「現成的東西，就算是對阿伯的敬意。過幾天就可以發工銀了，你需用隨刻過來問我。阿發上個月就增了薪，我也可以向他挪撥些。」

「你們待我太好了……」
阿和打斷她的話：「別那麼說……」
這時，一個小孩子飛也似地奔跑過來，在阿秀的面前止了步，氣咻咻地：

「阿秀姊，你……你阿伯咳得厲害……」
「……嘔血！」

阿秀趨前一步，立刻跑了，但轉過頭來說：「阿和姐！給我……看着補……」

阿和眼望着阿秀跟那小孩子在拐角處消失後，心裡浮上一層莫明的惆悵。她家就在阿秀的屋後，十餘年的同鄰，對阿秀家裏的情形很了解。她爹為人頂好，年青時他曾作過包工頭，發了不少的財，可是都在日治時代毀了。戰後一窮如洗，加以他又自恃認識幾個字，還有着「阿舍」脾氣，便在高不成低不就之下，糊糊塗塗混了成十年，最後沒辦法挨下去了，才出來擺攤書信檔聊以謀生。照理阿秀也有不少年紀，找份工做，至少也可減輕家庭的窘况。可是這老頭子却認為讓女兒到外面去工作是不雅，且有辱「家聲」。如今他又平白染上肺癆，豈不糟透！阿和禁不住替她一家擔心，爲什末窮人總是命苦？

「喂！是誰的補？到他的班了！」
「嘿！我的。」阿和急忙趨步過去，將水桶

拖前在水龍頭下承着水。桶裏的水還只是八分光景，她使把它拉在一旁，套上扁挑，將阿秀的二隻桶打了個結，也套在後端，扁挑則執在手中，挑着走了。

這條凹凸不平的小徑，路面是極傾斜的，兩側又無溝渠的設置，打從屋子裏流出溷濁而齷齪的水，令人作嘔，阿和腳上套着高高的木屐，關節處又有毛病，走起來就很不自然，何況肩上有甚多的累贅；偶不小心踏在凹入處，差點跌了交，桶裡的水早濺出大半。她心兒裏在責罵自己，怎如此不小心？拐入一座圍圍着籬笆而沒了籬笆門的亞答屋前，阿和把水桶卸在一邊，便跨入屋內。這是所老式的房子，窗戶很小，陽光射不進來，空氣也顯得發霉。廳堂是沉寂無人，在室裏可傳出劇烈的咳嗽聲。轉入室內，阿秀扶着她爹的半個身子，那老頭子似乎氣力都咳光了，臉色變得蒼白，地上好幾堆夾着血花的痰。

「怎末了？」阿和走了過去：「阿伯，好些了嗎？」

老頭子的咳嗽稍定些，可直喘着氣，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喝口水吧！」阿和側轉身子，在桌上的熱水瓶倒了杯開水，遞給阿秀。她伸手接了，把杯子湊到她爹的嘴邊，讓他慢慢地喝完，她便給他躺了下去。

老頭子的臉色漸漸呈紅，彷彿疲倦極了，慢慢地合上了眼皮。阿和一手把阿秀拉到一角說：「讓他休息了吧，今天恁地這樣子？」

阿秀沒答腔，淚珠竟滾將出來。

阿和祇好這末安慰着：「別傷心了，也沒出什末岔子，過天便好了！」說完，便告別走了。

阿秀默了片刻，在後門取了掃帚、抹布，將地上的痰清理掉，再睜眼睡夢中的老爹，此刻臉孔轉得紅嫩了，她給輕輕地蓋好被單，這才走了出來。

這時，阿秀才感到極度的疲乏，想歇一回養

養神。她一屁股貼上長凳，眼睛即刻與桌上的擺鐘接觸，是四點了。她不禁吃了一驚，她害怕那時候鐘。害怕時間過得快，又要為明日的柴米油鹽而着慌。如今，的確是到了山窮水盡的地步，父病弟幼，自己又是個無能的女孩；不過她現在是得負擔這個家，她不能使病中的爹再受任何刺激，事實上他對這生活問題又無從為力。於是她想起了那滿表叔。南洋地方的好親戚，似乎就建立在錢字上。所謂：「有錢肩眼開，親戚才扭得上來。」那表叔也有成數十萬家產，住在丹戎加東的一座洋樓裏，出入汽車，好不威風！她爹也知道難以高攀這門親，一向便少往來。現在實在陷於絕途，她決定還是到表叔家去一趨。

(二)

西邊的天際開始變得黃橙橙，成羣的鳥兒不時吱吱地掠過那高聳的樹梢，海邊的騷鬧也開始謐靜下來。阿秀和弟弟坐在廿號的巴士車上，由於乘客太少，車身是顛跳得厲害。那位印籍的售票員，無聊地默坐在車後的座位上。

當巴士車在行進途中，阿秀撫摸着她弟弟的頭，輕輕地說：「阿忠，到了表叔家，可不能胡鬧，要有禮貌地問安，不可以貪嘴的！」小弟弟天真地溜動着大眼睛：「我知道的，先生說遇到老師和尊長要鞠躬，才是好孩子的。」當姊姊的不由笑了出來，這孩子頂聰明而惹人愛，即是在煩悶中，也要被他的天真瀟灑而逗開了心。

阿秀和弟弟下了車，拐入橫路，在一座精緻的洋樓前停了下來。阿秀提起手，抓住鐵門搖了搖，可一點聲息沒有。許久始轉出一個女傭人，對這兩位客人，露着懷疑的眼光。

「找誰呀？是否摸錯了的？」

「我找我表叔，就是這兒的頭家？」

那個女傭人一雙尖銳的眼光，由她的頭直端詳到脚，這才把門開了。

「請問我表叔在家嗎？頭家娘呢？」

那個女傭人可說自個兒的話：「跟我來！」越過一段草坪，繞過一輛巨大的汽車，便踏入客廳，那個女傭人翹着嘴巴：「在這兒等！」便搖着屁股，走入後面去了。

客廳的裝潢是極度豪華，小弟弟坐在沙發上，高興地連連彈着屁股，阿秀忙喊住他，要他規矩地坐着。

良久，才見一個肥胖的女人擺搖着走了出來，阿秀急拉着弟弟，迎將上去。

「嘿！表嬸！」

「坐坐！」女主人笑盈盈地便一齊在沙發上坐下：「你們好久沒到來了，我們一直想探望你們去，可總沒得空兒。」

阿秀當然祇有順口附和着：「是的，一個大家庭，就要囉母一人掌理，當然要忙透了。」

這話似乎摸中了女主人的癢處，她搖了搖頭：「也的確如此，雖然家中瑣屑的事不用我操勞，其實樣樣都要督促，不然她們又要偷懶，你表叔却還話我閒到好捉虱！」

「他男人很少在家，怎末懂得這些！」

「這話就是了，」女主人把頭一轉，提高嗓子：「阿英，有客人來了，也不懂倒茶，越來越不懂規矩了。」

「來了！來了！」就是先前那個女傭人，捧着兩杯咖啡出來，現在可裝出一臉的諛笑：「請飲咖啡！」

阿秀把頭點點，沒有作聲。

「嘿！阿忠也長得這麼高了，有唸書嗎？」這孩子此刻却緘默地瞧着女主人。

「嬸母在問你，你怎末不答？」

孩子望了姊姊一眼才說：「唸第三冊。」

「喝吧，別讓涼了！」女主人呷了口咖啡：

「你爹近來好嗎？作何生涯？」

阿秀眼眶紅了起來：「他病了好多日……」

「沒要緊的吧，過幾天就好了！」女主人瞧住客人點點頭說。

阿秀遏止着要滾出來的淚水，默默地低下頭。屋後傳出悠揚的爵士音樂，使得女主人隨着節奏以足尖打起拍子來了。小孩子看到姊姊的悲傷，似乎泛泛起驚懼地湊近姊姊，拉住她的手。

「嬌母！」

「唔！」女主人彷彿被嚇了一跳。

阿秀把話接了下去：「我爹已病了好久，說是肺病……」

「肺病？」

「是的，近日來不停地咳，生意沒作，又多開銷。我是個女的，阿忠又年小，都不能賺錢。這樣坐食山空，在此地又無親戚，就只表叔嬌兩人，所以才到來想個辦法。」

女主人一絲兒沒有表示，阿秀又把話接了下去。

「我爹常說表叔嬌為人最好……」

「你表叔還未返家，」女主人打斷客人的話：「今天據說還有什末宴會，恐怕要在深夜才能返回。你來得太不湊巧，要是在三天前來，三五十元總不會落空。可是前天一批樹膠，虧得差些兒破產，這幾天他總是愁眉不展。這次呀，共蝕本二百千元！」

阿秀他們向這貴戚開口伸手還是第一遭，她原說不出口，但在這絕途不說也不成，想不到鼓着莫大勇氣才提及，便被潑了盆冷水。她的兩頰漲成豬肝色，木然地說不出話。

「真沒辦法，我也正窮着。」女主人又說：「私蓄的數百元，都在昨夜的麻將桌上輸光。我很同情你們，一個人害着病是最慘的，尤其是肺病……」她由袋裏摸出一張綠色鈔票，遞給阿秀：「你先收下這五元，等你表叔回來，我會再告訴他。」

阿秀本想不領受這恩典，但終於伸手接了，五元的數目雖小，總可渡過一二次。

向表嬌告別出來，回到了家，門是虛掩着的，阿秀拉着弟弟輕輕地走進去，只見阿成坐在長

凳上發怔，便迎上去問道：

「阿爹睡着嗎？」

阿成點點頭，阿秀拉過一邊的弟弟說：「阿忠，快去睡吧！」

小孩子掙脫了手：「不，我要寫字！」

「好，你就寫，可別吵醒了阿爹。」她於是對阿成使了個眼色，兩個人便先後跨出屋外。

月兒由雲隙露出半個面孔，使這貧民區也增了幾分光彩。兩個人在屋前一棵椰樹的石塊上坐下，阿秀失望地說：「到表叔家跑了一趟，借了五元！」

阿成聽了由袋裏摸出二張一元的鈔票，遞了過去：「今天做了一工，這二元你且收下！」

阿秀不由白了他一眼，可把他的手推將回去：「你留住用吧！」

「你又來了，難道還客氣。我們一夥十人，已經接洽好了一份工作，照噸數算其工資，大家平分，不再受『甲巴拉』的剝削，如果工作能穩定，每天都有十數元？」

「真的？」

「那當然，現在這包工制，我們工人去拖生拖死，一工也不過五七元。作『甲巴拉』的坐着高翹大脚，一船要賺五七百元，是何等悠閒。而苦力呢，又做一天停兩天，怎不窮死？」

「是的，我以前聽一位姓鄧的先生說過，要改善苦力的生活，首先要廢除包工制，不然苦力賣血汗的代價，都溜入工頭的私囊了！」

「呸！說來說去，就是我不中用，害得大家挨苦……」

「也不是你多用……」

阿成不由笑了：「這三元你就收下吧！」

阿秀這才把錢接了。突地，她又顯得滿面愁容：「你看我爹的病是不更沉重了？」

「沒打緊的！」阿成便安慰着：「老年人患肺癆病沒多大關係，就是苦一點就是了。吉人天相，慢慢醫治總會痊癒。」

「但是我怕一旦……我們要怎末生活？」

「你傻了，難道我是死人？」

阿秀這才覺得自己說得太快，偷偷地瞧他一眼便低下頭。阿成一時也緘默未語，不知如何打破這個局面。這個年青伙子坦白熱情，頂討人喜愛；阿秀兩隻眼眼長在額頭上似地，但對阿成可也另眼相待。他自小便死了爹，以致失却受教育的機會，十多歲便出來討生活，幾年來的社會生活啓示了他，使他更世故些。去年他工作的商店倒閉了，才轉業做苦力，馬馬虎虎地維持母子的生活。他與阿秀自小青梅竹馬，愛苗早生，雙方家長也都默許，但是生活……迫得他們遲遲不能有更進一步的表示。

(三)

陽光從簡陋的亞答屋隙射入屋內，令這霉濕的房內也有了一絲的熱和光。高老頭子背向外地躺在床舖上，打轉過身子，眼光猛與陽光接觸，意識告訴他已早了。這幾日，他的咳已稍定了，只是渾身無力。此刻，他想掙扎着起來，把窗開了，也晒晒太陽。好容易才坐了下來，却感到一陣頭暈，只得又躺了下來，口很澀；他於是喊着：

「阿秀！阿秀！」

阿秀連夜來糊製紙袋，不上午夜不眠，這當子還在酣夢中。但近年來老爹的病，不時不刻地要水要茶，養成他輕眠的習慣，就是極細微的聲音，也容易把她驚醒。她猛地爬將起來，一邊答應着，一邊走入隔壁。

「你倒杯水給我！」

阿秀趨到床側的桌旁，由熱水瓶裏倒了杯開水。高老頭子掙扎着坐起來接了，嗽了口，又躺了下去。

「阿爹，昨夜整夜沒再咳，今天感到舒服些嗎？」

「唔！」當父親的突想起什末似地：「這成個禮拜，你那兒來的錢？」

阿秀沒答腔，當父親的不由睜大眼睛一瞧，可發現她女兒疲乏的神態，不由有些吃驚。

「你才睡醒？」阿秀低下頭，用手揮去了眼角的眼淚：「我昨夜糊整夜的紙袋，今早竟睡糊塗了！」

「你糊紙袋！」輪住的嘆了口氣：「吓……我不中用，使得你們受苦。我雖然病着，心兒裡却明白，一分錢不剩，要怎樣過日子。我在這兒又無親戚，就是你表叔一門，但一向很少往來，有心要你去一次，却又說不出口。」

阿秀不由憶起當日在表叔家的情景，但她不想提起，以免父親氣忿，即刻堆下笑容說：

「我已經糊了多天，並不辛苦，每天可賺一元幾角，阿成、阿和他們也不時送來東西……」

「我們也不能平白拿人家的東西！」當父親的大聲地說：「阿成也好多日沒看到他了，他怎末啦？」

「前幾天原說已接洽好了一份工作，每天可有十多廿元，沒想又變了卦，這幾日一直閒着，只好到處鑽，找工作。」

「當苦力也不是好出路，阿成原很能幹，但……」

阿秀不想給老爹再添悲傷，便將話岔開去。這時候阿忠也醒轉走入房中，乖乖地叫了一聲阿爹。高老頭子眼看這這人憐愛的兒子，也不由露出一絲的笑。

「嘎……」突地傳來一陣敲門聲。

阿秀正要出去看看，小孩子已爭先奔去了。接着，阿成拉着阿忠的手拐了進來。

「阿伯早，今天好些了吧？」阿成說着，同時瞧了阿秀一眼。

「我正談着你，怎末好多日沒來？」

阿成趨近床側：「我有來的，你正睡着，所以沒驚醒你。」

老頭子慢吞吞地說：「怎末，那份工作又出

了岔子？」

「沒辦法！」阿成歎了口氣：「事情本來是接洽好的，後來又告吹了，說是那三艘船已轉航別埠了。其實是「甲巴拉」在作鬼，錢誰不愛，據說五仔塞給那公司的頭手三千元。」

老頭子搖了搖頭，阿成又把話接下去：

「做這海底工作，就只好餓死。昨夜，有個朋友來找我，說是××戲院的冰水櫃要出頂，講定頂費兩百元。那地點頂好，每天生意至少也有四五十元，算四六開也有一二十元的進賬，強過當苦力多多了。」

「老頭子這才說話了：「賣冰水如地點好，也的確不錯……不過這二百元的頂費未免太貴，是不是連一切用具在內？」

「沒有，只是一個空攤，好多人都在爭奪，我已一口要定。也不須要什末器具，只是添些杯子。」阿成說着，可發現阿秀一直在注視住他，似乎要說些什末。

老頭子又說：「那筆頂費弄妥了？」

「啊……：好了，幾位朋友幫助湊足的。」

阿秀與他自幼相處，對阿成的一舉一動最能體會。現在他這末吞吐不爽的話語，阿秀已猜出了五分，明明是要與自己有所商量的。她於是掠了掠蓬鬆的頭髮，對着老爹說：

「阿爹，你也別多說話了，我煮麥片去。」

阿秀說着，向阿成眨眨眼，便嫻嫻地步出房來。

阿成自然會意，也跟着走了出來，對阿秀說：

「我是有事來和你商量的！」

阿秀便止了步：「什末事？」

「即是剛才所說頂冰水櫃的事，其實二百元我只湊到一百元，又要四五十元做本錢……：那地點的確好，生意包可賺錢……：我想……：你和亞和亞發他們較熟，請你為我出面借一借，要是借「日仔利」原借得來，但利息太重，一百元每月要二十五元。」

「好的，我就去！」

早晨的市郊很沉寂，此刻，上工的上工，作買賣的買賣……：都走了。阿秀拐過幾棵香蕉樹後，便轉入一間板屋。阿和正在打掃屋子，一眼瞥見了她，一手擱下掃帚迎了過去。

「怎末，現在就「傾摩」？還早呢，要十數天才送神。」

阿和盈盈地：「反正要作的，今天有空便提早兒幹了，阿玲也來幫忙呢！」

阿秀剛要開口，裏面轉出個包着頭巾，手提長柄掃帚的年青女子，笑眯眯地：「阿秀！你也來幫忙……」

「可以……：反正也沒事。」

阿和可正色地：「別聽她胡說，這鴿子屋那需要這麼多人手，阿伯今天怎麼了？」

「很好，咳已經完了。吓……：患上這種病，有什麼法子呢？」

阿玲擱下掃帚：「我媽一直說過要去探探你們，却一直延誤了，你代我向阿伯問好！」

阿秀正要開口，被阿和搶先說了：「好幾天了，怎麼沒看到阿成，他是否天天有工作？」

「已經閒坐了好幾天……」

「做那種工作也不成，我就要阿發留意，隨便工作商店給我個職位。可是現在生意難做，到處鬧裁員，吃白飯的正多呢！」

阿玲也說：「這樣揆下去也不對，隨便幹些小買賣總也好……」

「小生意也要本錢！」阿秀看了她倆一眼，「我就是為這個代他來求助，就在××戲院後接洽好了一個冰水攤，頂費要二百元，連添置用具等大概要二百五六十元；現在只湊到一百元，又說定要今日銀貨兩清，不然就要轉頂別人。他說那地點很好，包可賺錢……」

「××戲院後嗎？……」阿玲似乎在思憶什麼。

阿和點着頭：「那地方實在不差……：大約還

差多少？」

「大約要百五十。」

「百五十……」阿和說：「我這兒約有六七十元，阿發已工作去，要晚上才返回……」

阿秀打斷同伴的話：「我也有四五十元，合起來也不過少四五十元，這不成問題，讓我到屋後找阿平她們。」說着就要走了。

阿秀可一把將她拖住：「這怎麼成……她們也一樣子拮据……緊……」

「就是同樣緊才能體會這苦。」阿玲却一本正經地：「我敢斷定阿平她們是樂意借的，除非是她們沒有錢。」

阿玲掙脫了手便走了，還祇是片刻功夫，便又笑盈盈地拐了回來，手裏捏了一卷鈔票，阿秀和阿和連忙迎過去。

「怎麼樣？多少？」

阿玲氣喘喘地：「有整整的百廿元。」

阿秀接過鈔票，感動得掉下淚來。

(四)

過了冬至，高老頭子的咳又發作得厲害，幾乎是成日夜的咳，好在每隔一天就打一支藥針，才稍微舒適些。

阿成的冰水生意並不如想像中的那麼興旺，每天廿左右元的生意是做得到，也有十左右元的收入，這數目僅够阿秀她們與他母子的三餐。

在這多殘歲盡的時節，小販們無不想好好地賺一筆年尾財，好作過年的用途。偏偏天老爺却不允許，幾日來天空怪陰霾地，不時撒下豆顆大的雨水。阿成給這惱人的天氣弄苦了，生意淡，賣的錢還不够血本。

夜幕開始籠罩下來了，阿秀在屋後的小渠旁洗滌碗碟。突然，遠遠處傳來一陣狗吠聲，幾條黑影由屋角竄了出來。

「阿秀！」

「甚麼事？」阿秀站將起來了，原來是阿玲、阿和、阿英她們。

阿玲氣喘喘地：「阿成被抓進警察局了！」

「啊！」阿秀大吃一驚：「這到底是怎麼回事？」

阿英說：「原是私會黨內鬨，把阿成的攤檯當作武器，杯碟都打個粉碎，連檔車也給毀了。後來一夥兒拖入警察局，要查阿成的『禮申』，但上面的名字不符，而且是張過了期的，現在已被扣留，要一間商店才保得出來。」

阿秀聽得呆住了，良久，急促地：「這……這怎麼辦呢……」

她們正慌亂之際，阿忠大喊着奔了過來：「阿姊！阿爹又咳……眼睛睜得發大。」

阿和一把扳住小孩子的肩胛：「阿秀，你進去，這事交給我，你放心好了。」她說着拉住另二位同伴便走了。

阿秀慌忙闖進屋內，直入房中，雖然祇是豆般的燈光，房屋的四周還顯得光亮。高老頭子躺在床上，二隻眼睛張得渾圓，一直往上吊。

「阿爹！」阿秀衝過去緊抱着父親的身子，盡力地搖動着：「阿爹……阿爹……」

老頭子似乎是失了知覺，可一點反應沒有，阿秀急得哭起來了。

高老頭子今夜的咳，的確來得特別，足足連續了二十分鐘，咳得臉色轉成蒼白……最後又是兩隻眼睛一吊，便不然地失了知覺。阿秀已經泣不成聲了，儘是抱緊父親的身子。阿玲輕輕地把手放在老人肺部上，呼吸顯然很緩慢，只是微微地動，看樣子是不成了，她向同伴示了示眼色，便相繼跨出房來。

小孩子眼見姊姊抱着父親哭泣成這樣子，雖說孩童無知，但他小心靈裏總不免有些感觸，也在姊姊的一旁嗚咽起來。

也不知道過了多少的時候，待阿秀被弟弟喊回

的爹竟會溜動腫子呻吟着。

「阿爹，阿爹，你怎樣……」

老頭子斷斷續續地：「沒甚麼……一時……被……痰塞住了氣，又咳不出來……糊塗了。」

「阿秀，你別再纏住他了，讓阿伯安靜地休息，阿玲已經請醫生去，就要來了。」阿發邊說

着示眼阿和把阿秀扯開些。

「嘿：醫生來了。」

阿發忙把話斂住退在一旁，醫生給他老人家

打了一針，診察後認為一切正常，要大家別吵擾

他，讓他安靜地休息，便走了。醫生剛走出門，

阿玲率領鄰友十數人奔了進來，看到房內的情景，有點愕然。

「阿成……怎樣？已經好好了……這

真謝天謝地……菩薩保佑！」

阿發向着大眾說：「我們且到外面，有話也

在外面說，讓阿伯安靜地睡一覺。」

他們成夥兒跨出屋外，坐在門前的石凳上。

阿成歎了口氣，感激地先打閉話匣子：

「這真的是禍不單行，總之是我阿成不中用

……」

阿秀也說：「這一連串的事，要不是你們太

家的援助……我不知要怎樣報答才好……」

「別恁地說了！」阿發掃了大家一眼：「我

們都是窮人，要想活下去，唯有團結，互相。」

「是的，我們窮人只有靠緊在一起！」一位

矮胖的激動地說：「我捐助阿成十元。」

「我也十元。」

「我五元。」

阿成對鄰居的情誼，感到十分難受，他推辭

不願接受。

「那麼就算是借的吧，待你有了錢再還！」

阿發也開口了：「就接受了吧，往後的日子

還長呢！我們相信黑暗總要為光明征服的，太陽

就要出來了，美麗的遠景已向我們招手。」

阿成、阿秀被這串話語激動得流下淚來，十

數位鄰居們也不約而同地喊着：「太陽就要出來了，我們所盼望的就是那太陽出來的時候！」

從流行性感胃談起



流行性感胃隨着季候風的南移，從北京、日本經台灣、香港蔓延到星加坡來。只是星加坡一地兩週來感染此症者即達十餘萬人。使得學校停課、市場蕭條，滿城風風雨雨，大有談虎色變之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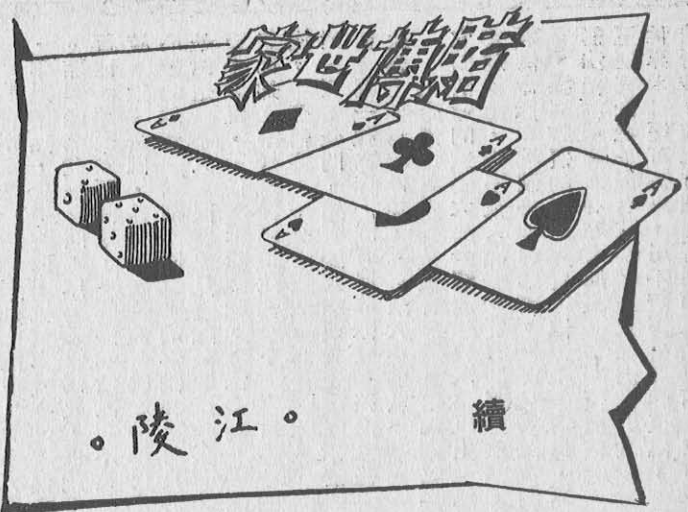
據說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星馬會鬧過一次惡性的流行性感胃，造成大量死亡。那時生意興隆的除醫生藥商外，各地的長生店都中了一次流行性馬票。最到目前為止，僅有八名幼童為併發症死亡；不然報紙除了這油那散的應時性的廣告外，恐怕棺材大減價的廣告也要出現了。

感冒本來是一種極普通的病症，也有人稱之為傷風。每逢氣候驟變，乍寒乍熱，身體衰弱，抵抗力較少的人便會「有感必冒、無風不傷」。結果頭痛發熱，躺在床上睡它兩天，也就不治而愈。但是感冒一變流行性，問題就不簡單了。其影響所及，不止一人，且染及全家，染及全校，染及全國，甚且染及全洲。現在醫學已經進步到能割治腦瘤、移植心臟的地步，從前華陀割腦的傳說和換換良心的戲法，都能實現了。但是對這些不只人眼看不見連顯微鏡也難察看的小小流行性感胃細菌，却束手無策，一任其猖獗蔓延，無法控制，亦無法預防，其威力之大，可想而知。幸好這種細菌生性公平，它所襲擊的對象是不分國界，不分種族，不分信仰，不分階級的。對於北京人、台灣人、日本人和馬來人，對於巨富豪門、達官顯宦和販夫走卒，對於資本主義者和共產主義的信徒，都一視同仁，沒有厚此薄彼的差遇。甚至病者在受它的蹂躪，連醫生護士亦無法倖免，真可謂大公無私。

上帝創造萬物真是很奇妙的。譬如空氣和水是人所不能須臾離的，它對活命的重要大於金錢和麵包萬倍以上。於是這兩樣寶貴的東西能夠普遍供應，從不被人操縱。實行計劃經濟的國度，儘管政府掌握了一切經濟命脈，控制得如何嚴密，也沒有辦法控制水源，配給空氣。囤積居奇、操縱物價的好商大賈，儘管手段毒辣，算盤打得如何精細，也沒有辦法把空氣和水存在倉庫裏，待善價而沽之。因為果能如此，則人類命運便完全操於握有政治權力或經濟權力的少數人手中，隨其興之所至，世界末日便可到來，用不着等待耶穌復臨了。同樣的道理，也可說同樣的奇妙，像流行性感胃細菌這種東西，它可以自由地暢行無阻，既不受

鐵幕封鎖，也不受移民的限制，它可以隨心所欲地，我行我是，既不受和平捐客的阻撓，也不受戰爭份子的利用。假如有一天流行性感胃細菌忽然思想搞通了，它願放棄自己的獨立人格，北面稱臣，向某某統治者宣誓效忠，三呼萬歲以後，整編成第五縱隊，則其滲透的廣泛，破壞的徹底，威力之大，將勝過十顆原子炸彈。第一，它的體積小到普通顯微鏡都難看到，行動自然非常方便。它想到甚麼地方去，不必化裝，也不必偷渡，輪船、飛機、火車一律免費。海關官員的眼光無論如何銳利，也難以查到它。即使捉到了，也拿它無可奈何。第二，普通特務的滲透不經宣傳說服，直接滲透到任何人的身體內部。三五天內便使你頭暈腦脹，神志昏迷，失去正常判斷。使你喉嚨癢痛，不敢說出真情實言。使你發高熱，燒到一百多度，失去理智，胡言亂語，變成標準的狂熱病者。一旦你的熱度退掉，神智清醒，它又使你筋骨疼痛，欲動不得，失去抵抗能力。第三，普通第五縱隊想要顛覆敵對的政府，必須經過長期運用，才可麻痺市場，破壞交通，煽動兵變，鼓動罷工罷課，有時還會陰謀敗露，功虧一簣。然而流行性感胃細菌完全沒有這些顧慮，可以很容易的達到上述任務。它可不露行跡，不費吹灰之力地逼使學校自動停課，工廠自動減工，巴士公司自動減少車輛，市場自動冷淡蕭條，甚至可使十萬大軍一夜之間全軍癱瘓，自動繳械投降。幸好上面的假定只是神經過敏的臆測，流行性感胃細菌既然頑強得不被現代醫學制服，也決不會被任何統治者所操縱利用。否則，流行性感胃失去了它的公平性，世界便不堪設想了。前幾天有位小朋友天真地向我問起：「甚麼叫做流行性感胃？」這個突如其來，點錯逗點的問題，一時弄得我啼笑皆非，莫知所措。細細想來，這話確也有其道理。目前風行各地的脫衣舞和搖擺舞，不就是流行性感胃嗎？被這種細菌侵襲而看脫衣舞和跳搖擺舞的人們，不也和得了流行性感胃同樣地頭暈發燒嗎？其對青年道德的摧殘和對社會風氣的損害，不也和流行性感胃同樣地嚴重嗎？況且由其併發症而引起的青年犯罪和社會墮落，其危險性亦不下於目前猖獗的流行性感胃。只是後者已引起社會人士的普遍注視與防範，而前者却禁者自禁，好者自好，依然在繼續流行。希望大家在捕滅流行性感胃的時候，也能同時注意到流行性感胃的問題。但是對這問題，衛生部官員和看醫生護士們已無能為力，却要教育官員和學校校長們大顯身手了。

申



由於兩人勢均力敵，各不相讓，因而引起與雙方均有密切關係的膠商陳裕明深表關切，深怕彼此傷和氣，生意上的競爭事小，不能合作領袖羣倫「辦社會」，可就非同小可。所以，他在閉市後立刻約他們兩人晚上到他家吃頓便飯，大家開誠佈公談談。

兩雄休戰談判也就是在陳裕明家中開始。最初，他倆各懷心事，含珠不吐，祇是嘻嘻哈哈談些無關緊要的事，陳裕明不斷引線穿針，才漸漸轉入生意的正題。

大頭流謙虛地說道：「三哥不論是辦社會或生意場中，一向是居於領導地位，小弟素來十分尊重。」

「你我二十多年老朋友，大家算是相知啦，

何必客氣！」

「這一次……」大頭流原擬開口見山說明原委，陳裕明却委婉地向老三插嘴捧兩句道：「這一次老三你有胆識打垮北馬勁敵，大家都很欽佩你是個商場主帥，不過阿流哥和你配合得好，功勞實在也不少啊！」

「這一次阿流兄實在是在是够朋友，大幫忙！」周老三態度也算是和順。

「你們老兄老弟只要像這樣永遠合作，萬事必定能够一帆風順。萬一有甚麼誤會，也可以大事化小，小事化無，是嗎？」

周老三是個「霸氣」極重的老粗，剛一聽到「誤會」，血液立刻往上衝。在他那種剛愎自用，目無餘子的意念中，甚麼事都得讓他第一，誰都得聽他的吆喝使喚。「順我者昌，逆我者亡」，號稱北馬膠王的藍某，剛敗在他的手下，差一點破產；大頭流是甚麼東西，竟然也胆敢與他背道而馳，分庭抗禮，這簡直是火逆不道。於是他的氣沖沖地嚷道：「我要買空，大頭流要買空，各有各的打算，有甚麼誤會？哼！」

「請三哥不必動氣，我……」大頭流正想解釋，周老三却又緊接着嚷道：「你有本事買多少，我就有本事買多少，哼哼！」

「我怎敢和三哥鬥，這一次實在有苦衷。」「苦衷？哼！哼！」周老三還是盛氣凌人，迫使大頭流沒有機會可以向他委婉解釋。

陳裕明看出情勢相當嚴重，不得不倚老賣老地勸他道：「老三，你是個梗直的老大哥，一向心直口快，不過脾氣未免來得太急啦！」

「……」周老三經他這麼一說，確也覺得自己太暴躁，於是祇看他一眼，不立刻回嘴。

「阿流兄和你合作這麼多年，事事尊重你，這是大家都知的事實呀！」

周老三態度比較和緩，他用眼角向大頭流瞟一瞟，心裏料他確也不敢和他作對。

「這一次你買空，而他反而賣空，一定有困

難才這麼做！」

「有困難為甚麼不早說呢？」

「這……」大頭流正想回答，周老三却又搶着說：「你有困難如果我不幫忙，我是不够朋友。可是你背着竟與我作對，那就不能怪我不客氣。」

「三哥，我本早想和你打個招呼，那曉得今天你一開市就購入呢？」

「我要攀價！」

「可是你知道價格上漲會害得我破產？」

「破產！」周老三的態度開始轉變。

「我必須「塞實」……」大頭流頹然跌坐在沙發上。

「你賣多少四月期貨？」周老三再追問。

「三千噸！」

「甚麼價錢？」

「照現在的價錢還得賠本。」

「手頭有多少現貨？」

「還差一半多哩！」

「所以，你要買空買實？」

「就是嘛！」

「原來如此！」周老三自言自語，心裏又在打他的算盤。

「如果價格一直往上爬，我只好上吊！」大頭流非常激動地說。

周老三沉吟不响。

「我只求三哥抬高貴手，讓市勢穩兩天。」

「只要我「塞實」，應付了期貨，一切都照三哥的意思去做！」

「……」周老三陷於利害與道義的矛盾衝突中。從道義上說他自然應該幫他一手，但大頭流表面上雖然是與他合作，實際上却是他的勁敵，所以，在內心却又巴不得他早一點塌台。

「這一次非三哥幫忙不可啦！」陳裕明也在替他說情。

周老三再深一層考慮，心想要讓他塌台也不

好在這個時候自己動手，免得社會上說閒話。於是他順水推舟，慷慨激昂地說道：「你的困難就是我的事，明天我讓你賣空壓價；至於塞實的事，我手頭也沒有貨，幫不了忙。」

「只要三哥你不買空壓價就得啦！」

「大丈夫一言為定。」

大頭流好像是絕路逢生，立刻非常激動地爲周老三斟一杯酒，必恭必敬地說一聲：「三哥，請讓我敬一杯酒！」他們這一場休戰談判就此圓滿結束。

僅一夜之隔，膠市展開最微妙的一場投機交易戰。

周老三果然信守他昨晚對大頭流許下的諾言，絕對不大量買空，故意攀高膠價。而重要國際消息也都在膠着狀態中，沒有甚麼新刺激，倫敦紐約行情因爲採方冷淡，售方放鬆，影響本市的貿易在閉市時還是相當疲弱的。於是大頭流也就放心分電各大小州府的「聯財」或比較相知的同行照價收購現貨。收購的地區遼闊，數目却是零星星星，每處僅一百八十噸或三五十噸而已，旨在集腋成裘，力避打草驚蛇。事實上各州府也都是以星市馬首是瞻，星市行情既然平穩，自然不致使各州府風吹草動。

然而不及兩小時，市場上立刻傳出一項驚人消息，印尼總統業已下令出動三軍，對蘇南的叛軍採取軍事行動，甚且說是傘兵部隊已在巨港降落，印尼內戰爆發。這一刺激立刻使投機貿易商趁機爭炒，紛紛「做」起，本市自然也是其中之一，於是膠價立即攀上九角大關。這一刺激對大頭流無異是當頭一棒，他立刻多方面調查，原來這是空穴來風。但與周老三有關的投機貿易商，却言之鑿鑿，於是他肯定這是周老三從中作怪，故意散播的謠言。經過一番考慮之後，他立刻採取迅雷不及掩耳的行動，一方面賣空五百噸藉以壓價，另一方面通過某新聞處友好的關係，口頭

上放出另一項重要消息，說是美國廠家團膠數額已達飽和狀態，決定暫停吸購，且將以人造膠取代。這一消息發生了直接的影響，僅在半小時之內，膠價又再穩下來，大頭流才抹一把冷汗，躺在沙發上暗自慶幸。

然而却不知來自何方的消息，却繼續不斷在市場上傳播，致使膠價就像風浪中一葉扁舟那麼搖搖幌幌地隨着波瀾起伏起落，東傾西斜。木平看準情形必然大起，乃不顧一切乘機買空。中午閉市時，價格比較開市確實攀高半占之多，這足以證明謠言攻勢相當利害。

於是大頭流在下午未閉市前，就到某實業公司向某大實業家請求幫忙，以上午閉市行情轉讓現貨三百噸給他「塞實」，不足之處仍在各州府繼續收購。

下午行情很混亂，周老三集團投機商乘機做起，但沒有直線上漲的現象。臨近下午閉市前半小時，大頭流應繳現貨已經完全補足，他原可以改變戰略，也與周老三採取同一的步驟，買空攀價「做」起；但他心有不甘，乃故意耍耍花槍，一次放出五百噸，硬把形將上揚的市勢打下來。

這一手法使周老三略有震動，一則他誤認大頭流應繳的現貨差額仍鉅，必須在最後關頭壓價大量購入；二則認定大頭流的來勢未免太兇，和他們這股「做」起的投機商形成公然對立，這簡直是可惡至極！於是立刻暗中關照以他馬首是瞻的投機商大量購入，他自己也不願信義，由其在K埠S埠P埠的分公司紛紛在閉市之前大量購買，致使閉市行情達九角三占三打里之高。

可是大頭流早已安然渡過難關，而且手頭還有將近一千噸的「空貨」可以炒起炒落，等閉市之後，周老三方才知大頭流並沒有「企倒」！

是晚，他們都在俱樂部裏聚會。周老三集團投機商，都因爲行情在一日之間報起達四占之多而揚揚自得。尤其是木平，三杯落肚之後，又是得意忘形地大捧二哥。然而經紀商吳春卜和NG

楊都分別警告他買空的數量太多，這言外之音，顯然是暗示他「當心漲死」！可是他決以三哥馬首是瞻，對他們的警告祇當爲一陣風由左耳進，右耳出，一點也不放在心上。

四月合同期貨結算的這一天。星馬膠業界不論是經營正當貿易的膠商，抑是買空賣空的投機份子，無不以加倍的精神來應付市勢，因爲決定盈虧與輸贏，全在這一天的幾個小時內。

潘木平先盤算一番，到現在爲止還輸二十萬元左右，但手頭「買空」的「存貨」，只要行情漲到九角四占以上，他不但可以完全翻本，而且可以贏回四十多萬元。然而行情真的可能看漲嗎？他絕對相信周老三的雄厚實力，必然可以做起——到他預期的水準，所以，他以興奮而又愉快的心情，來應付這一天的買賣。

上午開市的時候，市勢還相當穩健，第二次行情却報落二須占占。最主要的原因是一「做實」的貿易商期貨已足，不再競相吸購；再則印尼的蘇卡諾總統親赴蘇島，而其中中央政府新聞亦有組成的趨勢，印尼的局勢相當平穩，故在東方的膠市不但沒有飛黃騰達的跡象，抑且顯得疲弱不振。於是周老三開始買空「做起」，但市勢稍微抑揚一點又再疲弱下來，整個上午所表現的現象仍是售方不兜盤，買方不積極，膠價浮沉於九角二占上下。

下午的情形却完全不同，閉市之後不久，周老三購入，北馬方面加倍賣出；周老三及其有關的投機家硬着頭皮再購進，北馬方面又再加倍賣出；而大頭流也射出一支冷箭，趁機再放五百噸，造成供過於求的形勢，價格攀不上。如此一來一往連續再打三兩個回合，北馬的聲勢仍極壯大，星方若干投機商逐漸胆寒縮手。只有木平買空雖然已達飽和狀態，却仍跟着周老三的「旗號」勇往直前，非到臨近閉市的最後一刻，不願放手

賣出。及至四時，倫敦傳來不利的消息，閉市時因受東方市場的影響，也是供過於求，盤價亦告下墜。再因紐約昨日閉市的行情報跌，因而影響東方的行情下瀉。僅在最後的半小時內，北馬方面以及星方的大頭流都不斷大量放出，使價格如水銀瀉地，翻落到九角左右。這時候的潘木平祇希望周老三使出最後的殺手鐮，大量購入攀起。然而周老三自己知道連日來吸購太多，現在大勢已去，多買多輸，還不如就此縮手。這麼一來，遂使膠價在閉市時跌到八角八占三打里。

潘木平從雷先弼經紀商的電話中聽到這一消息，就像突被宣告死刑似的，臉色慘白，兩眼發呆，嘴裏嚷着：「完啦！完啦！」腦子裏只感到一陣天旋地轉，立刻暈倒在沙發上。伙計和車夫把他載回家去，讓那位正在打牌消遣的二姨太和她的賭友們把他扶上樓，灌了兩碗薑湯，直至晚上十時許，神志才完全清醒。

他冷靜地結算一下，連日來不斷買空的結果，通通以今日的閉市行情總結，最低限度總得輸三十多萬元，連以前所輸的不下六十萬元。迫在眼前的問題，是明日的六十多萬元如何兌現！這一晚他沒有到俱樂部，周老三以及所有的僑領商翁們立刻預料這一次木平必然垮台。

第二天清早，木平到公司的時候，經紀商吳春卜、NG楊、雷先弼都不約而同在辦公室恭候他。他們每一個遞給他一張全月的買賣清單，賬目都非常清楚，但每張都要他支付二十左右萬元。他捏着賬單，跌坐在沙發上，以極沉痛的聲調說道：「諸位和我都是多年的老朋友，知道我潘木平最講信用，這一次輸得太多，現在無法付清，只好請諸位原諒寬限我幾天！」

NG楊立刻翻臉，責備他平時太不計量！雷先弼也迫得緊，不肯讓他通融。

吳春卜比較厚道，而且深知他有膠園及房產可以抵押，不致於宣告破產，便婉轉地回答道：

「木平兄也知道我們做經紀的困難，輸贏都待在今天付現。我們對老兄雖非常同情，無奈贏家却非要我們付現不可，只好請老兄想想辦法！」

「我並不是不付，也不是付不起，不過是手頭不便！」木平心想了不起當膠園，押房產，總可以顧住一點信用，另圖東山再起。

「別人向我們要錢，我們總不能推說手頭不便呀！」NG楊再催迫他道。

「我祇要二兩天時間，調動一下就行啦！」

「人家可不能讓我們寬限時間呀！」雷先弼也迫得緊。

雙方僵持不下，最後還是吳春卜提出一個折衷的辦法，由木平把銀行裏所有的存款開清付現，其餘的數目留待明日結算。

木平爲了想在商場上繼續做買賣，在社會上做僑領，只好把所僅存的十餘萬元悉數支付出來，把這三大債主暫時安頓一下，再想辦法。

可是他還有甚麼辦法呢？

在商場上打敗仗是最可憐的一種人，因爲平時的聲望、地位、人格、信用以及彼此間的關係，都是建築在金錢的基礎上，一旦失却憑藉，人家就會把你當成落水狗看待，不乘機踢你一脚，已經算是天大的人情，想求人家把你從泥淖中拯救出來，那簡直是做夢！

這一天中，木平想憑他還沒有完全破產的信用，向周老三、大頭流等人去求救，可是到處碰壁！

在告貸絕望之餘，木平只好去和陳裕明商量商量，希望他向周老三說說情，支持他一下。

「這……」陳裕明似乎有點爲難！

「無論如何請你幫幫忙！」木平幾乎連眼淚都掉下來。

陳裕明沉默了許久，才以沉重的語氣說道：「老三剛才給我一個電話！」

「他怎麼說？」木平精神爲之一振，滿以爲周老三必然回心轉意要支持他。

「他提起你在峇株那一塊膠園。」

「叫我把膠園抵押給他！」

「不，他叫你賣給他！」

「他竟然想迫我賣掉膠園！」

「只要價錢公道一點，他可以替你先向NG楊他們說一聲。」

「這簡直是落井投石！王八蛋！」木平大發雷霆。

「老弟，你知道NG楊那些人都和他有特殊的關係，你如果不委曲一點，恐怕惹麻煩。」

木平考慮許久，覺得他們比強盜還兇，乘火打劫，簡直不是人！於是他下了最大決心，斬釘截鐵地告訴陳裕明說：「請你轉告周老三，我決定賣膠園還賭賬，但絕對不肯賣給他！」頭也不回，氣沖沖地回到家中，想立刻取出查利名下的膠園「牙蘭」，送到銀行裏抵押。

當他把經過情形原原本本告訴二姨太之後，二姨太却一下子就哭昏過去，等她蘇醒過來才淒淒切切地告訴木平道：「查利因爲賭輸，早就逃到香港去了！」

「牙蘭呢？」

「輸掉啦！」

「完啦！一切都完啦！」木平最後又受了這麼大的刺激，立刻瘋狂地哈哈大笑，嘴裏不斷嚷着：「好呀！你賭我也賭，大家都賭；你會輸，我更會輸，看誰輸得多。哈！哈哈！」

一陣狂笑之後，把廳裏的東西亂摔亂丟，跟着又指着二姨太痛罵周老三是個殺人不見血的王八蛋，並倒在地上哭鬧不停。二姨太怕得不敢接近他，最後才讓家人把他鎖在房間裏。

第二天，木平被送進神經病院，二姨太也病倒在床上，潘家變得非常陰森死寂。湯美完全不了解爸爸爲甚麼發瘋，哥哥爲甚麼逃亡，他只覺得自己一個人很無聊，蹲在院子裏玩撲克牌，口裏嚷着：「阿伯一張！」這是他剛學會的賭二十一點的新玩意兒，他特別感到興趣！

南來散記

白雲

衣

談衣服，應該是時裝專家的事。我不是幹這行的，除了知道穿着它以外，實在沒有甚麼可以談的。這次來到檳城，只教了一個月書，就是假期。閒着無聊，偶然翻開「詩毛氏傳疏」，恰巧翻到幽風「七月」：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

「九月授衣」四個字，像四根針扎着我的膚肉，感到一陣隱痛。記得十二歲那年，我在北京廠甸一間小學唸書。父親給我們請的家庭教師歐陽先生，每晚七點到九點，來我們家裏教大哥和我的國文。歐陽先生是大學三年級的學生，因為家裏窮，一邊唸書，一邊還要賺錢養活母親和弟妹。光景教了一年，大哥唸完一部孟子，我的詩經國風還沒有唸完。有天歐陽先生講到了「九月授衣」，他說：「九月開始降霜，這時候，娘兒們把蠶絲織成布帛了，大夥兒都開始做新衣服。」第二天，他就沒有來上課。次日，他託拉膠皮車的帶口信，說他病重得很，不能來上課。父親當

天到他小住的公寓去探病，回來即刻打發人送了一張棉被和一件老羊皮袍去。父親還會對大哥和我說：「你們看，歐陽先生多可憐，沒有被子蓋，沒有大棉袍穿，他給凍病了。你們吃得飽，穿得暖，還不好唸書。」

不久，聽說歐陽先生病死了。這個噩耗，當時並不激起我的情感，對他也沒有悼念的意思。

現在我暫時居住在馬來亞，長年都是夏天，衣服幾乎不成爲甚麼問題。因而使我想起歐陽先生，他是沒有足夠禦寒的衣服，抵擋不住北方的嚴寒而凍死。想到這裏，我又十分羨慕馬來亞的得天獨厚。比如清代詩人黃仲則，要是他生活在這半島上，絕不會寫出慨歎窮愁的名句：「全家盡在秋風裏，九月衣裳未剪裁。」

衣字的古義，許氏說文：「衣，依也。」段注：「依者，倚也。衣者，人所倚以蔽體也。」這種解釋，只是「蔽體」，釋名：「人所依以庇寒暑也。」說文、釋名都是漢人的作品，解釋這個「衣」字，不外蔽體和禦寒兩件事。

可是，衣服在馬來亞，僅只有蔽體的作用，「人所依以庇寒暑」的需要，可以說沒有。比如印度男子，赤膊，下部圍一塊白布（名字叫「多諦」）；馬來人，男女都穿「紗籠」。他們這種服裝，居家出街，都很方便。這就是說，窮到只贖一件「多諦」或「紗籠」，衣服的問題也就解決了。至於我們華人，也就無形中被同化，對穿衣非常隨便，長年都是恤衫短褲，悠悠哉哉！

剪髮

我十天剪一次髮，朋友便說這是「香港的風氣」。香港的廣東人和外省人，都沒有「醜陋灌頂」的沖涼習慣，要洗頭，得上理髮店，自己不敢動手洗的。洗頭港幣一元五角，剪髮附帶洗頭只收費二元，只要合計一下，與其洗頭，就不如剪髮了。這大概是久居香港的人勤於剪髮的原因。爲甚麼不自己洗頭呢？洗完頭，需要用電氣吹風把頭髮吹平。自己既不會吹風，也就不敢自己動手洗頭。香港男子的頭髮，都服服貼貼的在頭上，很少看到

「怒髮冲冠」的。

來檳城第一次剪髮，朋友指點我到檳榔律一家有冷氣的理髮店。理髮師洗完頭髮，只把我的頭髮吹乾，搽一點髮漿，隨便梳兩下，就算完事了。我要他給我吹頭髮吹平，很客氣的問他可不可以吹平，他說可以。於是，他用那不熟練的手法（吹風技術若和香港比較，說他不熟練，並不算苛求的），把我的頭髮稍爲吹平了一點，後腦部份依然沒有吹平。理髮師最後笑嘻嘻的說：

「你是從香港來的吧？」
「哦！你怎麼知道的？」我反問一句。

「嘿！這裏的人都不作吹與風的，因爲要沖涼。」

這以後，我不再十天剪一次髮了，而由十天延長到十四天。時間雖延長四天，可不是爲了我的「醜陋灌頂」式的沖涼，而是十天剪一次與十四天剪一次，沒有多大的分別。

延長剪髮的期限，主要原因怕剪完髮後坐椅立起時，從鏡子裏看到一頭不服帖的頭髮。我怕剪髮，當然沒有像王船山先生怕雜髮那麼嚴重。當時清廷嚴令雜髮，不從者死，他因此逃到首搖山洞中。我比他幸運得多，八年流寓香港，今春又南來馬來亞，寫稿子還有精美的稿紙，不像王船山先生拾些破爛帳簿當稿紙用。

最後的愛

蔣惠

隨着
最後一陣夜風
我們離開了家

沿着熟悉的
交纏着膠園的道路
我們
每天都如此地走着
懷着驚悸和寒冷
一步一步地
向着同一的命運
掙扎着前進

山風
那麼悲哀地
不停地
在我們的耳畔絮語着
在我們的身邊縈繞着
而在我們沉重的眉梢上
永遠鋪蓋着
那麼厚的一層霧水
在這些年月裏
我們是拂不掉的呀
是的
你溫柔假意的
淫蕩的山風
別老是在我們的耳邊糾纏吧
我們已知道
這些日子
決沒有你說的那麼美麗啊

而我們所走的道路
却又是那麼崎嶇啊
你看

這是昨夜의
野獸的足跡呀
每隻都那麼大而深
印在我們踏出來的道路上
就在如此的道路上
我們不安地走着
不安地走着啊

二

沿着如此的道路
我們走進了膠林
走進了衰老的
落盡了葉子的膠林
沒有黎明的膠林
也沒有晨鳥的歌唱啊
那些被燒得半死
蔓延在馬來亞的土地上的
開花的灌木林
狼藉着灰暗的痛苦
時常
呆站在枯枝上的
失掉了家的斑鳩
爲了呼喚同伴的來臨
一陣陣啼得那麼嘹亮啊
但是
你要知道
在如此寂靜的
盤據着死亡的林子裏

牠們
就是我們最親切的朋友呀
而牠們的痛苦遭遇
何嘗不是和我們一樣呢

三

當我的膠刀
揮舞得最起勁的時候
當我正忘掉內心的驚惶的時候
當我正爲那些割了
而沒有膠汁流出的膠樹苦悶的時候
我聽到了對面膠林裏
有人在呼喚我的聲音
那麼的低沉
低沉中含着悲憤
我走過去
原來是華嫂
一個失掉了丈夫的少婦
我走近她的身邊
她腳上有着傷痕
那是被毒蛇咬着的
痛苦像烏雲一樣
緊緊地
壓蓋着她的臉
紫紅的額上
流着豆大的汗水
爲了減輕那死亡前的痛苦
她
用血色的頭巾
緊緊地

禁住了傷口的上部

我來了

但是

我孩子氣未失的心
是怎樣地悲痛啊

因爲

我對着面前這位

掙扎在死亡中的善良者

除了她一把同情之淚

我竟在慌忙中呆住了

聽

她說話了

一亞明

請你趕快回去

告訴你四孀

我要回家啊

我要回去見見亞九仔

讓我的奶水

最後餵一次

我愛的幼小的親兒

失去爸爸的他

又快要沒有媽媽了

你不要悲傷

在我未死之前

讓你聽着我最後的訴說

爲了我的仇恨

爲了千萬被害的死者
的仇恨

願你除掉那些毒蛇

那些專噬人的東西

待我的孩子長大了

請你告訴他我是怎樣死的

啊

我第一次

流起了眼淚

然而

有一種力量

驅散了我心中的顫抖和驚惶

像一匹野馬

我奔出了膠林

我越過了土坡

我帶着

一個偉大的使命

我馳騁在馬來亞的土地上

啊

太陽

那裏有太陽呀

這是昏沉的天

這是無光的日子

膠林呀

土坡呀

都被上了一層

揭不開的

靜得可怕的灰暗

除了那貓頭鷹的咒詛

誰會聽過鳥兒的歡歌呢

人們歸來了

拖着疲乏的身子

飢餓

使得他們像戰敗的英雄

鑽進了低矮的屋子

再難見他們出來

炊煙起了

夾雜着孩子飢餓的哭泣

華嫂輪着

輪在孩子的身邊

讓孩子的小嘴

含着自己的乳房

她的無力的手

抱着愛兒

抱着自己唯一的希望

在如此陰冷的床上

她聽到了死亡之魔

已經逐漸靠近

她的土色的臉

緊緊地

靠着孩子的頭

如燭光一樣的

無定的呻吟的呼吸

吹拂着孩子頭上的髮兒

亞九仔

你快些醒來呀

媽媽喊你了

這是你母親

對你最後的呼喚啊

隨着我們的悲痛

她的高熱在劇昇

毒又在她心中迸發了

那些山野的草藥

又怎能將她年青的生命挽救

她的含滿悲憤的眼睛

像黑夜一樣

慢慢地暗淡了

險緊依着熟睡着的孩子的頭

她的乳房

更緊緊地

餵着自己的

熟睡的孩子的小嘴啊

在第一線朝陽

照入窗子的時候

她昏迷過去了



當我開始領略象徵派詩歌的味道時，李金髮這個洋味十足的名字，就為我所喜愛；尤其他所翻譯的極其稀奇古怪的句子，更是我像領略唐宋八大大家的古文那樣地，愈難懂

的抽象部份，愈使我興味無窮。事隔二十多年，在我的行囊裏仍藏有這位象徵派詩人的幾篇傑作，這不該說成是偶然的興趣使然吧！

在我的感受中，李氏的作品，不論創作或翻譯，都是第一流的。他了解西方真實的風俗習尚，而他又靈巧運用方塊字，故其翻譯的西洋詩，信手拈來，全成妙諦。

歲月如流，這位在中國新文學史上象徵詩的拓荒者，南洋的青年想必對他陌生，這就是我寫這篇介紹文字的動機。

李金髮先生是廣東省梅縣人，素有一「客家才子」之稱。四十年前在梅縣的舊制中學畢業後，因受西洋新思潮的激蕩，就負笈遠遊法國，進了巴黎南部的「芳登白露」中學補習法文。因他有學習外文的才力，所學必能觸類旁通，日有進境，甚得留學該校的十幾個客家同學所愛慕，公推他為領袖。一年後因法華學會的助學金中斷，只好自費轉學到法國東部一個小市鎮的中學攻讀，得到較長的器重，每晚對他講解古典小說，他也喜看都德的名著——小物件。後來因這間中學的伙食太壞，他的同學大多拂袖而去，各奔前程。他和小同鄉林風眠（近代中國美術界知名之士）都決心向美術發展，於是就一同轉學到法國中部的Dion城去專攻美術。繼因林風眠愛上一個胖胖的法籍女同學而失戀，無心再學下去，他倆就到巴黎的美術學院去深造。李氏受該院的雕刻教

授約翰布塞的賞識，收他為弟子。他因經濟拮据，對生活極力節儉，住在拉丁區的一所小旅館裏，每天吃三角半一客的平民飯。他上午到學校去上課，下午則常到私營的寫生室去作素描，那裏有固定的模特兒，可作雕塑的對象。

此外，他因法文漸有根底，就開始看托爾斯泰、易卜生和克魯泡特金的作品。他的思想漸漸有了問題，但他一味孤立，很少跟外界朋友來往，僅和幾個同鄉人見面。在這期間，他還把自己的名字改成「金髮」，就像他的詩歌似地有着新奇的意味。

他因醉心鮑特的「罪惡之花」及魏爾倫的象徵詩，手不釋卷，無論懂與不懂，只求全部讀下去，漸使精神有點頹廢玩世，憤世嫉時，可見文字魔力的影響是多麼深刻。

至於他在雕刻方面，似已大有進境。他把塑好了的一個中國同學的假銅像，送去巴黎比較保守的春季沙龍展覽，居然被選為上品。

在個人修養方面，他雖住居在繁華的巴黎，仍能節衣縮食，刻苦自勵，過真正藝術家的生活。他如稍有積蓄，就買回雕塑用的材料，在房中唯一的椅子上大做人像，愈做愈起勁，餘閒時間即寫感情奔放的象徵詩。

他在巴黎苦修了幾年，雖則說藝術的成就已大露頭角，但在一個不滿現狀的天才看來，只能引起心頭的苦悶和無名的悲哀，於是就激起了他改變生活的憧憬。

一九二二年冬天，他和林風眠都取得遊歷護照，一同到了柏林。因馬克價值低，他在生活上，一洗在巴黎的寒酸氣，開始享受金頭香煙、葡萄酒以及歌劇電影。但他仍能不忘研究，跟新派雕刻家Ache ban Kow學習。亦許太抽象了的緣故，使他感到前途無法收拾，不久就輟學了。

在柏林住了十個月，寫了不少詩歌，投寄國內文藝刊物上發表。他因想念巴黎，又束裝回到拉丁區來，過原來的苦學生活了。

一九二九年回國，他在蔡元培為首的大學院做事，林風眠則擔任北平美術專門學校的校長。繼後蔡元培創設全國藝術學院，林氏被聘擔任院長，李氏亦棄官從教，擔任教授。到了一九三二年，李氏到廣東去擔任雕刻的大工程，才辭去了教授的職位。他也編過客家山歌，想走孔子編詩經的老路。他先後出版了「微雨」、「為幸福而歌」、「食客與凶年」，並譯有希臘戀歌等。

抗日時期，他輾轉到了重慶，在外交部工作，繼被派任駐伊朗大使館一等秘書，後又調升駐伊拉克公使代辦。

那時我有個同學名林仲明，因懂阿拉伯文，被派去該館服務，在信函中也常提到李氏的情況。後來我回到南京外交部，在亞西司工作，因此，我有兩年的時間，常讀李氏的報告。我認為像報告文學那樣地供我們作文藝欣賞，比那些等因奉此的例行公事高強得多，只可惜我沒有抄錄一份，讓這有生命意義的記錄在那些檔案箱裏一直發霉。

後來時局起了變化，李氏棄官從農，到美國距離紐約七十哩的林湖買了十幾畝田地，從事開墾，歷時三載，已成自給自足的農場主人了。在這期間也常寫為文章，在海外各大刊物上發表。我所看過他的「家珍」是對已死的哥哥的悼念，「美國鄉居雜碎」是寫他開墾農場的生活情況，「美國人與雞」是描述美國人養雞的新法，「林風眠與我」是寫他與這位大畫家在法德留學時期的情形。通過這些作品，我們重新認識了他的言行思想和生活的進步。

南洋一帶有千餘萬華人，到處能聽到唱客家山歌的客家人，金髮先生是否能拿出固有的看家本領——詩歌與藝術，來和大家作精神糧食的供應呢？

巴黎之夜景

法國 Paul Verlaine 著
李金髮 譯

滾，滾你激盪的波濤呀，悲戚的賽納河。——
在你所有橋下圍繞着醜陋之霧氣
多少身軀從那裡流過，恐怖，死，腐朽，
他們的靈魂都是巴黎殺死的。
但你冰冷波浪中之所載，
不能如你外體之能感我的思想！
地蒲河（Thire）有其兩岸的古蹟
引着遊遊者朝向豐滿之過去，
他的爬牆草和荊藤，
在青草中顯出灰點。
狂喜的救亞大爾居位河（Guadaluivir）
笑向賣柑的人，
夜間反映着那輕盈的波來荷之舞蹈。
柏克島爾河（Pactole）有他的金屬，
波斯賀爾河（Bosphore）之兩岸，
有他嬌麗的妓女來作其環坐。
來因河是一古代的戰將，
凌濃河（Lignon）是一中古詩人，
嘔度爾河（Adour）是一浪子。
尼羅河（Le Nil）尚有靜寂之水
的不平之香，以安慰深夢的古尸之酣睡。
大密捨徙北河（Meshac'obe）有其神聖之水草
而倨傲，衝流增加其殘缺的島嶼，
俄而一陣光輝，霹靂而華麗，
鮮明地落向廣香的尼加拉（Niagaras）
歐羅大司河（Eurotas）有他親稔的鷺羣

將他們白色之美混雜於桂枝中間，
晴天之空時有鷹隼翱翔着，
諧和而嫵媚如同詩人之歌唱。
其次鋼架河（Ganga）倨傲地
徐行在顫動的參天棕櫚和紅鉢馬司之中，
至於遠處寺院之旁人羣喧嚷着，
顯成生動嘈切，和以木鏡之鬧聲，
成群的躑着奏他們的風絃，
更有輕敏的山羊等着時候，
黃色的斑駁之背的老虎
伸腰而長吼。

——你，賽納河，你有什麼，只有兩岸碼頭而已，
兩岸凹凸的碼頭都散佈着
霉腐的書籍，成羣無聊的人
在水邊垂釣。是，但夜色來時，
稀少到只有幾個疲乏而飢餓的行人，
落日則正放彩在天際，
使夢想者從陋室下來
曲肱在昔德（Gite）橋欄上，
對着諾士就摸（Notre-Dame）教堂幻想，
心與頭髮隨着風！
雲兒被晚風趕着，跑，銅色而紅，
在不聲響的天藍中。
在衙門之王的頭上，臨死之候
日光給他一鮮紅之親嘴。
飛燕逃向黑影來處，暗色之

蝙蝠盤旋着。

一切聲響暫在四周銷散。

忽然一個空泛之音使人知道

巴黎是在那里并唱着他的歌，

他抵着他的暴主咬着他的受害者；

此是盜竊，愛戀，罪惡之黎明了。

——然後忽像有一驚亂的高音鳴其絕望之呼喊，

在棕赤之空氣裏，

他的呼喊嗟怨，延長，狂叫，

如其處之野人的風琴：

這種調子像情歌或波爾加舞曲，

孩子們因我們的口琴而打着拍，

悠揚，熱烈，快活或哀戚，

都使婦女，藝人及流放者之靈顫動。

這是偽詐，可怖，生硬和震耳之音，

一定使羅西尼（Rossini）發熱，

這笑是拖累的，這嗟怨是細截的；

在不能再高的 sol 音階裏，

歌譜有了傷寒，do 音變為 la 音了。

聽了之後，精神是飛向夢幻之邦，

感到這老舊的調音，把自己充塞了此養液；

心兒增加慈悲，眼兒瑩瑩欲淚，

使人相嘗天國的和平。

在那個全體音樂之奇異而怪妙的諧和裡，

靈魂浸潤在光與歌唱中，

并混雜些斜陽中風琴之音！

——俄而風琴漸遠，然後靜寂了，

無光之夜正降臨，威奴斯（Venus）搖曳在

深暗的天空之軟雲中；

牆邊一帶的煤氣燈亦燃了。

天星和火焰裝出一奇異的折光，

在比假面具呢絨還黑之江中；

眺望的人，在因空氣和年歲

而生鏽得同銅錢一樣的河牆上靠着，

爲了不祥的巖岩之風的勝利物。

思想，新清的希望，超絕的大慾，

一切，甚至記憶，一切都飛騰去了，

一切逃遁了，惟你一人伴着巴黎，

波浪和黑夜！

——呵淒涼的三位一體！

生強之門的黑影！

Man'e-Thecel-Phar'es 都是死的幻像！

你們三個是不幸之殭屍，

可怕地用你們鬼魅之指頭，

穿那爲疾苦而昏醉的人類之肉，

缺乏一倭列士（Electre）而近於阿列司德（Orestes）

種族的人類，在你宿命的眼視之下

是無能爲的，只能直向可怖之巖壁而去。

而且你們三個對於

創殺和供獻給婦人之土虫，

均是一樣嫉妬，人們對你三個惡人

直不知何所選擇，

人們恐怖你們的塗色之手臂，

比冒險「地獄」入「沈水」「深水」還甚，

啊，巴黎，世界之女皇！

——賽納河你終久流着

爬入巴黎如老弱之泥蛇，

朝向你的海灣，木薈，黑煤死屍之處呀！

有極多的朋友和讀者說：我的詩之美中不足，是

太多難解之處，這事我不同意。我的名譽老師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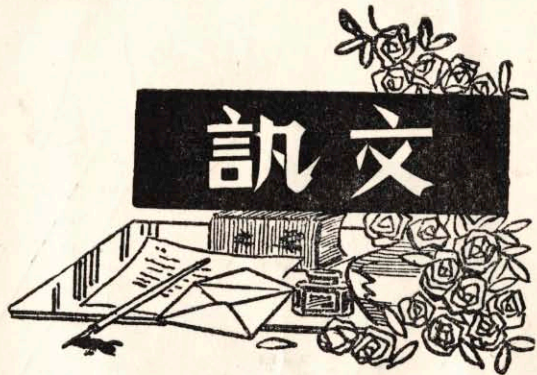
魏崙，好，現在就請他出來，這詩是其集中最易

讀者之一，看諸君作何感想。現正選擇其全集，

先發表這一首。——譯者識

先發表這一首。——譯者識

文訊



國際

國際筆會第二十九屆年會，定於本年九月二日至九日在東京召開，由日本筆會擔任主人；會後，各國出席代表並將至京都旅行三天。開本屆年會討論之主題暫定為：「東方文學在西方世界的影響」，「東方各國對西方文學的認識」或「東西文學所能互相學習的價值」。

林語堂博士辭去南洋大學校長以後，即卜居法國尼斯地方，外間很少得到他的消息。最近，他忽從法國前往倫敦，四月十五日在BBC廣播電台作了十五分鐘的廣播談話。他說到要寫一本暢銷的書，沒有什麼秘訣，但要記住說自己確實想說的話，文字要清新，要豪放。他說他的新著「武則天」快要出版了。問他為甚麼要寫「武則天」這本小說，他說武則天是古今中外一個非常了不得的人物。他最後說他希望成爲一個小說家或發明家。

「一九五七年全美美術大展」上月在芝加哥舉行，作品包括油畫、水彩、雕塑等共二千六百七十餘件，參與展出之藝術家一千五百三十一名，爲美國有史以來最大藝展之一。中國留美青年畫家劉國緯，以其極抽象風格之作品一幅應徵展出，獲芝加哥藝術館「貝連博曼」獎金七百五十元。

今年八月一日至九月八日的雅典藝術節，將由希臘首席女歌劇家卡娜斯演唱歌劇開幕，由雅典州立交響樂團伴奏，安樂尼·凡爾托擔任指揮。屆時，希臘國立劇場將上演亞里斯多芬的喜劇「女人議會」。

(The Parliament of Women)。

星馬

女作家漢素英(周光瑚)之近著「And The my drink」，聞已有人着手譯爲華文，準備出版。不識英文之華人，將有機會欣賞漢氏名著了。

吉隆坡文化供應社，近有出版叢書之計劃，定名爲「島外文藝叢書」，已出版者第一種爲章叢之小說集「烏鴉港上黃昏」，第二種爲于沫我之小說集「線索」。

星洲南大書局出版之文藝叢書，近又出版一種，爲劇人關新藝之「獨幕劇集」。

李冰人之散文集，近已出版，書名「黃花集」

星洲維華服務社除已出版苗芒之散文集「堅守」外，近又出版一種，書名「生活線上」，作者鐵流。

暢銷星馬之「學生周報」，爲酬答讀者愛護的熱忱，自第四十三期起革新內容，調整版面，比以前更見精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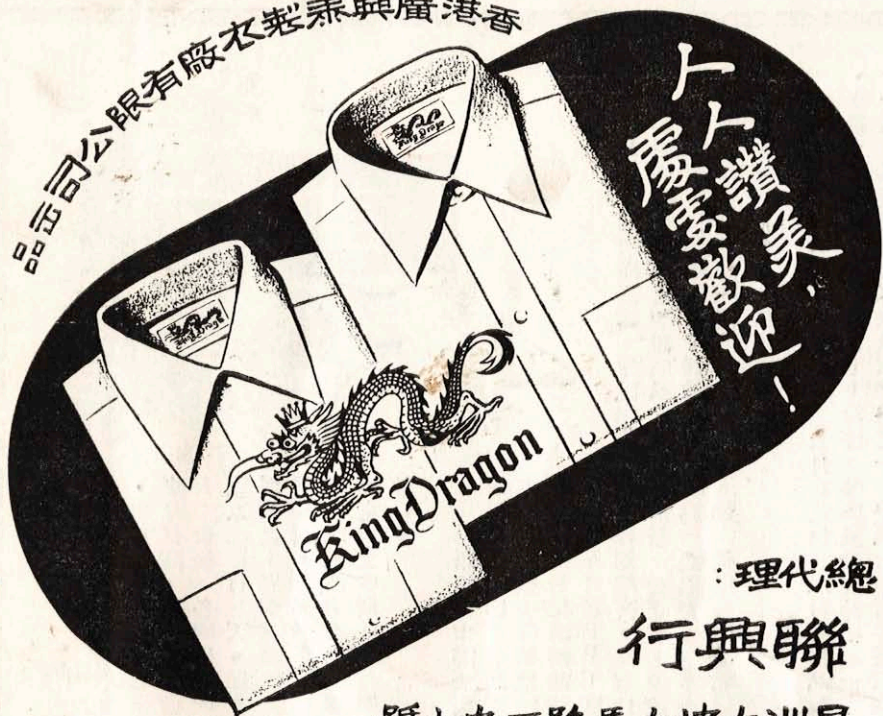
星洲友聯書報發行公司，爲全馬規模最大之書報總匯，除總經銷「友聯」本版書刊外，凡香港出版之定期刊物及新書，均有代理。

台灣

中華文化出版事業委員會印行之「中國學術史論集」，係由錢穆博士等七十多個學者專家所作有關中國學術史的文章集合而成，包括經學、史學、儒學、諸子之學、文學批評、詩詞、美術、宗教等，全書百餘萬言，共四冊。

香港出版的「祖國周刊」第二一六期，因爲載有左舜生先生所作的「對台北壓迫自由的一個抗議」一文，運到台北之日，即爲搶購一空，由此可見人心。

香港廣興素製衣有限公司出品



人人讚美
人人歡迎

龍牌
上等
恤衫

總代理

聯興行

星洲大坡大馬路二九七號

選文葉活聯友

篇 拾 捌 壹 版 出 新 最

編 號	篇 名	作 者	定價 (叻)
115	秋思	馬致遠	.05
406	秦晉殺之戰	左傳	.10
464	放鶴亭記	蘇軾	.05
493	徽欽北狩	伏名	.10
494	楊太真外傳	樂史	.10
497	秋聲賦	歐陽修	.05
522	晉趙盾弑其君夷皋	公羊傳	.10
523	虞師晉師滅夏陽	殺梁傳	.05
524	句踐復仇始末	國語	.10
525	鄒忌諷齊王納諫	戰國策	.05
526	莊辛說楚襄王	戰國策	.50
528	性惡	荀子	.10
529	白馬論	公孫龍子	.10
530	涉江	屈原	.05
531	風賦	宋玉	.05
532	孔子世家	史記	.30
533	孟軻荀卿列傳	司馬遷	.10
534	九流	班固	.10